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創作歷程

用稿本說話

陳智超 / 編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創作歷程——用稿本說話 (全二冊) / 陳智超 編

著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013-3649-4

I. 陳... II. 陳...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歷史—研究—中國—元代

②元西域人華化考—研究 IV. K28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 I P 數據核字 (2008) 第 119604 號

書名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創作歷程——用稿本說話 (全二冊)

著者 陳智超 編著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50 × 1168 毫米 1/16

印張 86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013-3649-4/K · 1693

定價 690 圓

《元西域人華化考》創作歷程

緣起

出版一部圖文並舉的援庵先生稿本，反映他的著作的創作歷程，是編著者多年的願望。《元西域人華化考》成為首選。

就科學研究而言，結論固然重要，求得結論的過程也同樣重要。在某些情況下，過程甚至比結論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結論總是針對某一特定問題的，問題有大有小，意義有重有輕，而且具體結論可能會被超越，而從研究實踐過程中總結出來、並經過檢驗的方法，却是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即使結論有誤，如果過程清楚，也可以比較容易發現錯誤出在哪一個環節，從而找出致誤的原因，總結教訓。

陳垣（援庵）先生一貫重視收集名家的著作手稿。他最重視的手稿藏品是清代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和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現均藏首都博物館）。他認為，通過這些前輩的著作手稿來研究他們的創作、修改過程，可以從中領悟他們的方法。他也常將自己的著作手稿交給兒子和學生學習。他在家書中還說：「得校對職，佳事也。若能遇到主稿者係好手，則大可學文。聞從前溫雄飛先生即由此學得主筆先生作文改稿之法，居然能為桐城派之文，要在自己能留心耳。」

多年以來，我就有出版一部圖文並舉的援庵手稿的願望。圖版部分，即是影印這部著作的稿本；文字部分，則是我對這部著作創作過程的論述。這次選定《元西域人華化考》手稿，是基於以下的理由：

第一：這是他前期的代表作。它奠定了援庵先生作為世界級學者的地位。發表以後，經過八十多年的檢驗，證

明它無愧爲一部學術經典。

第二：份量適中。如果篇幅過大，將會增加讀者的負擔，篇幅偏小，不足以全面展示他的方法。本書正文約八萬字，印出的稿本千餘頁，對有志於學的讀者而言，是一部合適的教材。

第三：留存的手稿資料比較完整。包括醞釀題目，確定提綱，收集資料，考證材料，得出結論，聯綴成文，不斷完善，這樣一個創作的全過程。

目的

本書的文字部分，是編著者對《元西域人華化考》成書史的論述，目的是幫助讀者較快找到理解原著創作方法的門徑。

援庵先生當年研習錢大昕、王念孫手稿的時候，並沒有人給他作指導，他把自己的手稿交給子弟學習時，也沒有作說明。那末，今天影印《華化考》稿本時，我爲什麼要對它創作過程作詳細的論述呢？我的論述究竟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包括哪些內容呢？

援庵先生沒有家學，沒有師承，自學成才。他所以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憑藉的是他的天賦和勤奮，以及科學的方法。他的天賦一般人是很難達到的，但他的勤奮精神和科學方法，只要努力是可以學習得到的。他雖然沒有給子弟作說明，但他們在學習手稿時如有疑難，可以得到他口頭或書面的具體指導，家書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這種情況。哲人已萎。我現在所做的，就是幫助讀者在學習過程中，盡可能少走彎路，較快找到理解原著創作方法的門徑。

我給自己的定位是導讀，而不是代讀。我爲讀者保留了比較大的研讀空間，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水平、興趣、需要，有重點地進行學習、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創新。

從根本上說，我的論述就是要盡量復原本書創作的全過程。援庵先生並沒有專就《華化考》的寫作逐日記錄他的進度，這就需要盡量收集有關材料，對它們進行分析、考證，確定它們在本書創作過程中的位置與作用，並作必要的詮釋。

資料基本完整

《元西域人華化考》稿本及有關資料，經過多年搜集與整理，基本完整。這就為全面理解《華化考》的創作過程，打下良好的基礎。

現在留存的《華化考》稿本資料包括以下十二種：

一、提綱本：一冊，紅格，高二五·六厘米，寬一七·〇厘米，每半頁十行，每頁中縫印有『衆議院普通用紙』七字。封面有援庵手書『十一年九月始』六字。開始十頁為有關回回、大食的材料。第十一頁開始為《華化考》手稿，包括題目、提綱等。

二、西域華化考史料：三冊，混用兩種大小接近的稿紙，均為紅格，一種中縫印有『衆議院』三字，高二七·二厘米，寬二〇·二厘米，每半頁六行，每行二十五字；另一種中縫無字，高二七·四厘米，寬二〇·二厘米，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封面分別有援庵手題『西域華化考史料』上、中、下及『十二年十一月』等字。

三、元西域人華化考餘料：一冊，紅格，用紙與上同，封面有援庵手書『元西域人華化考餘料』。

四、散稿若干頁，大小不等，書寫時間亦不同。

五、元事雜抄：一冊，紅格。為『勵耘書屋』專用稿紙，高二八·三厘米，寬二〇·二厘米。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封面有援庵手書『元事雜抄』四字，封裏手書『十二年一月四日』。

六、瞻思遺文：一冊，紅格。用紙同『西域華化考史料』第二種用紙。封面有援庵手書『瞻思遺文』及『十二年八月廿四日』兩行。

七、證類本草海藥輯、李珣海藥本草輯：合訂為一冊，紅格。高二五·〇厘米，寬一四·八厘米。每半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標題為援庵手書。

八、《元西域人華化考》油印稿本上下冊（複印本）。封面為援庵手書『桑原鷺藏先生指正 陳垣敬呈 十二年十二月』。目錄首頁鈐『京都帝國大學圖書』和『桑原文庫 桑原武夫氏寄贈』印。

九、《元西域人華化考》排印本：上下兩冊。上册刊載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時為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下冊刊載於《燕京學報》第二期，時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與上册發表的時間相隔整整四年。

十、《元西域人華化考》木刻本：上下兩冊。鋟版時間為一九三四年冬。為《勵耘書屋叢刻》第一集第一種。張宗祥題籤，卷首有陳寅恪序。這個木刻本的英譯本，作為《華裔學志叢書》之一，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八九年先後在美國和德國出版。

十一、《元西域人華化考》修訂付印本：一冊。一九六三年，作者與中華書局簽訂了排印出版《華化考》的約稿合同，為此，又對木刻本作了一些修訂。修訂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新增材料，一是修改某些提法。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出版方後來以該書有『涉外問題』為由，終止出版。

十二、《元西域人華化考》導讀本。主要根據一九六三年作者的修訂本，我寫了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二〇〇〇年出版。時距作者去世已經二十九年了。

以上十二種材料，有些原已裝訂成冊，並集中在一起，如二、三項的『西域華化考史料』和『元西域人華化考餘料』。有些則經過多年的尋訪才找到的。

散稿若干頁，分散在各種資料中，隨着我對援庵著作認識的加深，知道哪些材料確與《華化考》有關，因此把它們集中在一起。

特別是第八項的《華化考》油印稿本，最早得知消息是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在廣東江門市舉行的『紀念陳垣教授誕生一百一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日本京都大學竺沙雅章教授在會上介紹了援庵贈與日本桑原鷺藏教授的《華化考》油印稿本，此本現藏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自此以後，我一直在國內尋找這個稿本，但都沒有結果。二〇〇六年一月，我到大阪參加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閉會以後，專程前往京都，參觀了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的桑原文庫，看到了幾部援庵題贈桑原的著作，包括這部已知僅存的稿本。又承夫馬進教授的厚誼，贈我以全份影印件。油印稿本上有桑原加的批語及圈點。

根據現已收集到的材料，可以斷言，《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的原稿和相關資料，基本齊全；但也可以斷言，小部分已散失了，散失的原因，將在下文分析。

創作、修訂的五個階段

《元西域人華化考》從一九二二年開始寫作，到一九六三年作者最後一次修訂，相隔四十一年，可分五個階段。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階段，歷時十三個月，建立了全書架構，完成了油印稿本。

根據上述資料，可以劃分《華化考》一書創作過程中幾個重要階段。

一、完成油印稿本。包括題目的確定、章節的安排和基本內容的寫定。開始寫作的時間上限為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九月，見『提綱本』封面援庵手書『十一年九月始』，完成時間為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十月九日，見他在油印稿本卷末所題，歷時十三個月。

二、第一次修改。主要是對前四卷的修改，包括增補材料，刪節內容和修正某些提法。修改時間自稿本寫成的一九二三年十月開始，至同年十二月《華化考》前四卷在《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上發表時止，歷時兩個多月。其結果體現在《國學季刊》的排印本上。

三、第二次修改。主要是對後四卷的修改。《華化考》後四卷本應在《國學季刊》繼續刊出，但該刊因經費問題停刊，所以直至四年後才在《燕京學報》上登載。修改時間自稿本寫成的一九二三年十月開始，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燕京學報》第二期上發表《華化考》後四卷時為止。其結果體現在《燕京學報》的排印本上。

四、第三次修改。第二次修改的七年之後，一九三四年冬，《華化考》由援庵先生自己用木刻本出版。這是全書第一次完整地公開出版。其結果體現在《華化考》刻本上，後來他把《華化考》列為《勵耘書屋叢刻》的第一集第一種。

五、第四次修訂。一九六三年，作者應中華書局之約，準備出版解放後《華化考》的第一個排印本，為此又對木刻本作了修訂補充，其結果體現在當時交給中華書局的修訂付印本上。

論述的重點放在原稿和油印稿本上。首先是因為以原稿為基礎的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油印稿本，已經完成了全書的架構，以後的修訂，只是在枝節上。也因為油印稿本以後的歷次修改，只要對比前後兩種本子，就可以知道何處修改以及如何修改。當然，這並不是說以後的修改不值得我們關注，他體現了作者精益求精、不斷追求完美的精神，其中有

許多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

三個關鍵環節

(一) 確定題目；(二) 擬定提綱、安排章節；(三) 正文寫作。

明確了《華化考》全書創作、修訂過程的各個階段，就可以確定，現在留存的相關手稿及資料是屬於哪一個階段的，並進而分析它們的作用及援庵的創作方法。

屬於第一階段、即完成油印稿本階段的手稿及資料包括第三節中敘述的一、二、三、五、六共五種的全部和第四種散稿的一部。

根據這些材料，可以分析全書創作過程的幾個關鍵環節。

一、確定題目：援庵先生對於自己以及學生論著的題目，十分重視，再三修改。《元西域人華化考》也不例外。

在『提綱本』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題目的修改過程：從開始的『元時代外國人之中國化（文學）』改為『元代西域人之中國化』，又改為『元世種人漢化考』，再改為『元代西域人之漢化考』，到油印稿本時定為『元西域人華化考』。此後歷次修改，對題目再沒有改動。關鍵詞是被化的對象以及化的結果。前者由『外國人』改為『西域人』，又改為『種人』，最後仍然定為『西域人』。後者則由『中國化』改為『漢化』，最後定為『華化』。這些改動，反映了寫作本書的時代大背景，即『中國被人最看不起之時，又值有人主張全盤西化之日。』也反映了作者寫作本書的目的：證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國』。參見我在二〇〇〇年為本書導讀本所作的導讀。

二、擬定提綱、安排章節：從『提綱本』可以看到，題目（即主題）大致確定下來以後，作者是從兩方面着手收集材料、擬定提綱，為下一步正式寫作作好充分準備的。

第一是確定應列入『華化』的『西域人』的名單及其簡況。如馬祖常，下注：『雍古部人，字伯庸。石田集十五卷。至元十六年生（一二七九），後至元四年卒（西一二三八），年六十。儒、文、詩』，上注『元史一四三、耶』。指明了他的族屬、別字、著作、生卒年、本傳在《元史》中的卷數。『儒、文、詩』說明他既是儒者，又是文家、詩人。『耶』指他信仰基督

教。名單中也有列出後又勾去的，如耶律楚材，因為他是契丹人，不是西域人（色目人），不屬於本書所論的範圍。我們還可以看到，作者開列這份名單時，參考了《丁鶴年詩集》、王士禎《池北偶談》等著作。

第二是確定『華化』的內涵及外延。作者在《華化考》中把『華化』界定為『以後天所獲，華人所獨者為斷』。他最初列出的『華化』的表現為：『1、學術：史學、文學、理學。2、宗教：佛、道、儒。3、美術（技藝）：書畫、樂府』。另一種方案為：『儒術，文學（章），人道，逃禪，美術（書畫）』。還有一種是：『以學名者，以文名者，以詩名者（薩），以畫名者（高）』。

從以上情況推測，援庵在構思《華化考》時，曾有兩種方案：一是以『人』為綱，即以一個個『華化』的『西域人』為綱，分述他們『華化』的表現。另一種是以『華化』的內容為綱，如學術、宗教、美術等等，然後分述在這些方面有所表現的『西域人』。

緊接着的第二份提綱，可知他計劃選擇第二種方案。

提綱先列出書名的三種方案：一、元代西域人之中國化；二、元世種人漢化考；三、元代西域人之漢化考。

其後是各章節的標題。用阿拉伯數碼標序的三條，相當於稿本的緒論：1、西域人之界說；2、何謂中國化；

3、元時西域文化之概況。

下面列出各節標題，與後來的稿本比較，編次變動較大，但基本內容相差不多。他們是：

『西域之中國書家（篆、隸）：嶮嶮、泰不華、盛熙明。

西域之中國畫家：高克恭、丁野夫、伯顏不花。

基督教（景教）世家之儒術：馬祖常。

基督教世家由儒人道：趙世延、馬節。

西域之中國詩人：別哲、買閭、聶古柏。詞家附：□□。

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丁鶴年。

西域中國文學家：馬祖常、孟昉、余闕。

西域人之學佛：貫雲石。

回回教世家之儒術：瞻思。

基督教之中國詩人：雅琥、馬世德。

回回教之中國詩人：薩都拉。

西域人之儒行：泰不華、三寶柱、顏師聖、伯顏子中、郝天挺。

西域人好道：迺賢、安世通、老莊精詣。

中國化者之漢文著述。

運會與科舉之□□。（超按：此條後刪去。）

西域之中國史學家：辛文房。

摩尼教世家之儒術：廉希憲、余闕、高智耀、倪玉立、三寶柱、薛昂夫。

世襲信仰打破。

元人眼中之西域人中國化。

悍武習慣消融。（超按：此條後刪去。）

西域人之理學：泰不華。（超按：此條用鉛筆，故圖版不清。）

樸野風俗改變。（超按：此條後刪去。）

西域人中國化者之先河。

求同化中國者之表示。（超按：後刪去。）

種人不諱所自出：丁鶴年。（超按：後刪去。）

對同化之懷疑：送歸彥卿序。（超按：後刪去。）

中國化者部族表，並生卒年。

中國化者類別表，著述表。

但下面的幾行，似又考慮以人為綱：

『馬祖常之家世 馬祖常之文學 馬祖常之尊儒

丁鶴年之家世 丁鶴年之儒學 丁鶴年之文學 丁鶴年之逃禪』

再下面是第一種方案的變型：

『基督教世家之儒學：馬祖常、馬潤。

基督教世家之由儒入道：趙世延。

基督教世家之詞翰：雅琥、馬世德。

基督教世家之翰墨：哈刺、康里不花、趙夫人。

回回教世家之儒學：瞻思、溥博。

回回教世家之詞翰：薩都拉、伯篤魯丁、掌機沙、別里沙、哲馬魯丁、蒲壽晟。

回回教世家之由儒入佛：丁鶴年。』

下面又考慮改爲第二種方案：

『1、儒學：馬祖常等。

2、佛學。

3、老學。

4、詩家：馬祖常等。

5、文家：馬祖常。

6、曲家。

7、書家。

8、畫家。』

與稿本相比較，可知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仍繼續對章節的名稱、安排作調整。爲了使作品能更好地表達主題，他對全書的結構安排，真可謂煞費苦心，直到稿本完成時，章節安排也才最後定案。

三、正文寫作：這是創作的主要階段。

正文的原稿基本保存下來了。它們集中在題爲『西域華化考史料』的上、中、下三冊中，即第三節所介紹的第二種資料。還有一些是零散的手稿。

當細心的讀者翻閱本書影印的這三冊『史料』時，可能會提出一連串的疑問：爲什麼《華化考》的手稿不是按全書的次序排列，而是分散裝訂在這三冊『史料』中？爲什麼這三冊『史料』，既包含有《華化考》的手稿，也有其他材

料？為什麼還有一小部分手稿是散頁？還有一小部分原稿為什麼缺失？

這些，都同援庵先生的寫作模式有關。其中有些屬於他的寫作習慣，帶有個人的特點，更多的是體現他的方法、精神，具有普遍的啓發、指導意義。

援庵沒有專門寫過歷史研究法之類的文章，但在著作中、在書信中，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他提出過一些原則性的意見。

一九四〇年一月，他在家書中說：『凡論文必須有新發見，或新解釋，方於人有用。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證及整理材料，第三則聯綴成文。第一步工夫，須有長時間，第二步亦須有十分三時間，第三步則十分二時間可矣。草草成文，無佳文之可言也。』這當然是針對史學著作而言的，但對其他學科也有借鑒作用。

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以僧傳為例，說明文史兩家之法的特點。他說，『類聚衆文，裁剪而成傳，其作用爲物理的』，『此史家之法也』。『鎔化衆說，陶鑄以成文，其作用爲化學的』，『此文家之法也』。他還說，『二者優劣，誠未易言』，但文家之法，如果作者長於文詞，『其書琅琅可誦』，有較強的可讀性。援庵先生作爲一位史學家，始終堅持史學的立場，『史以徵信』，總是把真實性放在他所有著作的首位。同時他也非常重視『文章』，重視內容的表達形式，重視論著的可讀性，考慮如何使讀者更容易並樂於吸收他的成果。

援庵主張史學論著必須設法減少小注，或改爲正文。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的家書中說：『我近日作品，力避小注，不論引文、解釋、考證、評論，皆作正文。此體將來未知如何，我現在尚在嘗試中，未識能成風氣否也？』且要問注之意義爲何，無非是想人明白，恐人誤會耳。既是想人明白，何以不作正文？若是無關緊要之言，又何必注？』試看他的著作，雖然沒有采取注的形式，但無一不符合現代學術著作的規範，同時又避免了因注文而打斷讀者閱讀思路的弊病。

以上這些，是他多年科研實踐的總結，在《華化考》中也有充分的體現。

寫作三步驟

- (一) 搜集材料；
- (二) 考證及整理材料；
- (三) 聯綴成文。

援庵所說的爲文的第一階段是搜集材料。他爲寫作《華化考》所搜集的材料就是本文第三節介紹的『西域華化考史料』三冊、『元西域人華化考餘料』一冊、『元事摘鈔』一冊、『瞻思遺文』一冊，還有散頁若干。當時沒有電腦，他專門請了兩位抄書先生，按照他勾出的段落，用大小基本一致的稿紙抄出，並在文末注明出處。

爲文的第二階段是考證及整理材料。援庵對《華化考》材料所作的考證，大都采取眉批的形式。爲文的最後階段，是將經過考證及整理的材料，聯綴成文。

下面就以郝天挺、泰不華、迺賢三個實例加以說明。

『史料』上冊開首三頁（此頁爲稿本之頁，在本書則爲六頁）是作者收錄的有關郝天挺的資料。第一頁錄自清人顧嗣立《元詩選》癸之乙，包括郝天挺小傳，以及郝《麻姑山》詩一首。第二頁錄清人王士正（原名士禎，卒後因避雍正諱，追改士正，乾隆時又命改士禎）《池北偶談》一則。第三頁錄《元史》卷一七四本傳。

在《元詩選》這一頁上，援庵有多條批語，現逐條加以解釋：

（一）『《元史》一七四』：指《元史》卷一七四有郝天挺傳。對於《元詩選》的郝天挺小傳來說，《元史》本傳自然是較原始的材料。作文自應引《元史》而不引《元詩選》。

（二）『《唐詩鼓吹》，元好問編，郝天挺注，《四庫》著錄』。與此條批語相應，將《元詩選》文中的『唐人鼓吹集』改正爲『唐詩鼓吹』。

（三）『元郝天挺爲遺山弟子，金郝天挺爲遺山師』。與此條批語相應，在《元詩選》文中的『其師』、『其弟子』旁注『遺山之』。這是因爲金元之際有同姓名的兩個郝天挺，而且都同元好問（遺山）有密切關係。康熙御定《全金詩》以及柯劭忞的《新元史》都將兩人混淆。

（四）『《唐詩鼓吹》十卷，皆唐人七言律詩，凡九十六家，五百九十六首。《四庫提要》稱其但釋出典，簡略而不涉於穿鑿，與吾鄉廖文炳等之所解，橫生枝節，庸而至於妄者不同』。與此相應，書眉還有一短批：『廖文炳，古岡後學』。廖文炳是新會人，所以援庵在批語中稱之爲『吾鄉廖文炳』。廖在萬曆年間編《唐詩鼓吹注解大全》，新會古稱岡州，『古岡後學』應是他在《注解大全》中的題名。

（五）『此詩並見《元風雅》前集卷一。今依《元風雅》改注於旁者是。此詩又見《宋元詩會》六九。此詩本見《元文類》卷六，而康熙御定《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四十二乃補入金之郝天挺卷中，誤甚』。這些批語，是針對《元詩選》

所收郝天挺《麻姑山》詩的。與此相應，援庵據《元風雅》校此詩，如『石徑斜』旁注『景便嘉』等。援庵在批語中步步追尋《麻姑山》詩的出處，並指出《全金詩》之誤。

在《池北偶談》這一頁上，批注有三處：

- (一) 在《池北偶談》旁注『卷六』，指明此條出處。
 - (二) 『《中州集》卷九有郝晉卿詩一首』。晉卿為金郝天挺之字。
 - (三) 在錄文之末注『元遺山詩集箋注補載』。此為《池北偶談》此條題目。
- 在《元史·郝天挺傳》一頁上，有如下批語：

（一）『詩。行。』此兩字批在頁邊上，作為標題或提示。『詩』指郝為華化的詩人。所謂『行』，見『提綱本』中『西域人之儒行』，下列郝天挺之名。可見援庵原設想有此一節，郝在其中。後來此節取消。

（二）『朵魯別，即西北地附之打耳斑，在裏海西岸』。這是對本傳中『出於朵魯別族』一語的注釋。

（三）『《郝和尚拔都傳》，《元史》一五〇。以和尚拔都為太原人，故亦置於漢人南人之列』。郝和尚拔都為郝天挺之父，《元史》置其傳於卷一五〇。援庵在本書卷二第一節指出：『《元史》卷一一八至一四五，為蒙古、色目人列傳；卷一四六至一八八，為漢人、南人列傳』（在散稿中有相應的一條，並標明日期）。批語認為《元史》編者不應將郝和尚拔都傳置於卷一五〇漢人列傳之中，並分析致誤之原因。

（四）『張閭，字伯高，迺賢族人，即章閭。見迺賢《詠清益堂詩》』。又批：『非此人』。此兩條批語是對郝天挺傳中提到的『少保張閭』的注釋。原以為即迺賢族人章閭，後發現為另一人，所以補注『非此人』。

以上是關於郝天挺一段所收集的材料及對這些材料的考證與整理。那末，在『聯綴為文』，即正式寫作階段，他又怎樣運用這些材料的呢？

在《華化考》中，有關郝天挺的敘述，主要集中在卷四文學篇的第一節『西域之中國詩人』，共分四段。這部分的原稿，現保存在『西域華化考史料』下冊。

第一段全為援庵手迹。分析郝天挺詩流傳不多，但元人蘇天爵在《元文類》中仍將他列為詩人的原因。這主要是因為他有一部有關唐詩的著述《唐詩鼓吹》。

第二段大部為援庵手迹。首先根據《元史》本傳概述郝天挺生平事迹。其次，指出《元史》編者將郝傳置於漢人列

傳中，爲『一時失檢』。再次，指出康熙御定《全金詩》將元人郝天挺之詩誤作金人郝天挺之詩。又指出，雖經《池北偶談》、《元詩選》、《四庫提要》的辨正，《新元史》仍混淆金、元兩郝天挺。此段末尾引趙孟頫爲《唐詩鼓吹》所作序言。序言由書手鈔寫，其中援庵勾去數段，這是指書手謄稿時略去此數段。援庵曾多次強調，引文可刪節，但不能篡改。有心的讀者可對比趙序全文與援庵的刪節。刪節後既不損原意又不着痕迹。

第三段開頭數語爲援庵手迹：『趙序僅言天挺爲好問弟子，而未嘗注意其爲色目人。姚燧序則注意及之。』下引姚燧爲《唐詩鼓吹》所寫序言。序言也是由書手鈔寫，援庵也勾去了一些與論證主題無關的文字。

最末一段全爲援庵手迹。先是說姚燧之序『直以郝天挺爲原出軍閥，至是乃講求文化也』。然後是根據通行本《唐詩鼓吹》的情況評論《四庫提要》的一些論斷。

在油印稿本中，對這部分原稿作了一些修改。如對《新元史》的批評，原稿作『不可謂非失檢之尤者也』，刻板油印時改爲『亦一時失檢也』，郝天挺『原出軍閥』改爲『原出將門』，『講求文化』改爲『講求文學』，等等。

現在再以泰不華爲例，看援庵創作的三階段。

援庵收錄的泰不華的資料有三段，每段的内容及援庵在其上所作批語的情況如下：

第一段爲《元詩選》所載泰不華小傳。

(一)在頁邊上批『西域人之篆隸』。可知《華化考》原計劃有此一節，泰不華列其中。後來此節定名爲『西域之中國書家』。

(二)『《元史》一四三』。這是泰不華傳在《元史》中的卷數。

(三)『《元史氏族表》卷二第五九頁。伯牙吾氏爲欽察族』。《元史》稱泰不華爲伯牙吾氏。錢大昕《元史氏族表》列伯牙吾氏入欽察族。

(四)『《元詩選》癸之丙：「周仁榮，字本心，工爲文章。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宋元學案》。周仁榮爲泰不華師，《元詩選》收其詩兩首，並據《元史》本傳爲其作一小傳；《宋元學案》則將師生二人列入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學案。

(五)『《元詩選》初集辛，《鐵崖集·挽達兼善詩》注，謂辛卯十一年八月歿於南洋』。楊維禎《鐵崖集》收入《元詩選》初集辛。楊維禎《挽達兼善》詩之注，謂達兼善歿於至正十一年八月。達兼善即泰不華。

(六)『《元詩選》初之庚《顧北集》』。泰不華集名《顧北集》，收入《元詩選》初集庚，即此篇泰不華小傳的出處。

第二段為《元詩選》初集庚泰不華《顧北集》所附泰不華佚事一則。批語為：

(一)『同冊鄭元祐《僑吳集》稱兼善為國人。又稱泰曰野』。援庵注意到了有的文獻認為泰不華為『國人』，即蒙古人。

(二)『原文出曹安《調言長語》卷下，《秘笈》本，即今所塗改者是原文』。援庵後來查到《元詩選》此段記事之出處為曹安《調言長語》，並據《寶顏堂秘笈》本《長語》校正《元詩選》。

在引文前後都有援庵手迹，解釋詳下文。

第三段為蘇天爵《與達兼善郎中書》。批語為：

(一)『齊履謙，《元史》一七二』。蘇天爵此書中提到『太史齊公』。批語指出齊名履謙，《元史》一七二有傳。

(二)『將文末原注出處《滋溪文稿》卷二十四』圈去。

在這段材料前後也都有援庵手書大段文字。解釋並見後。

現在再將這三段材料與《華化考》原稿及油印稿本中有關泰不華的論述加以比較。

《華化考》關於泰不華的論述共有三處。第一處在卷二儒學篇第一節『西域人之儒學』；第二處在卷四文學篇第一節『西域之中國詩人』；第三處在卷五美術篇第一節『西域之中國書家』。重點在卷二儒學篇。

《華化考》儒學篇『西域人之儒學』一節關於泰不華的論述，共三段，與上述三段材料一一對應。

第一段論述泰不華的生平、族屬、師承與卒年。此段原稿已不存，但我們可以上述材料與油印稿本比較。結果發現，稿本與資料第一段上的批語一一對應。

批語『《元史》一四三』，稿本述泰不華的生平就是根據《元史》本傳，而不是《元詩選》的小傳。

批語『《元史氏族表》卷二』云云，稿本即據錢大昕《元史氏族表》，論泰不華為色目人而非蒙古人。

批語『周仁榮』云云，稿本述泰不華的老師周仁榮，即據《元史·周仁榮傳》及《宋元學案》。

批語『《鐵崖集》』云云，稿本證泰不華卒年，據《元史》駁楊維禎辛卯年說。

可見《華化考》關於泰不華的這一段論述，就是根據搜集到的上述資料以及對這些資料的考證，綜合寫成的。

第二段述泰不華之清節。手稿就是直接在材料上加工的。這段材料原錄自《元詩選》初集庚所收泰不華《顧北